

辽宁教育出版社



王揖唐 著

张金耀 校点

今传是楼诗话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王揖唐 著

张金耀 校点

今传是楼诗话



新世纪
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传是楼诗话/王揖唐著; 张金耀校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6515-5

I. 今… II. ①王… ②张… III. 诗话—中国—近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249 号

学术策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 数	32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本书说明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然世论常将“人”与“言”捆在一起，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夫子的训诫，道来甚易，践行则难。本书撰者王揖唐或可作为一例，这位政治观点甚为保守的人物因出任汪伪政权的要职而被枪决。

王氏光绪四年(1878)生于安徽合肥城内，派名志洋，字慎吾，后更名赓，字一堂，号揖唐，别号绶卿、逸塘、揖堂、今传是楼主人等。光绪三十年得中进士，此后经历十分复杂，1940年之前的行履可参看王氏门人李元晖所编《今传是楼主人年谱》(《逸塘诗存》附录)，其主要投身军界和政界，也曾短暂涉足教育界和银行业，任职多有变迁，较为重要的有清政府兵部主事、吉林陆军第一协统领、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参议、吉林巡按使、段祺瑞政府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议长、安徽省省长、伪蒙古军政府实业署署长、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等。1940年后进入汪伪政权，出任考试院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后入狱，1946年(一说1948年)被枪决。王氏勤于著述，除本书外，据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著录及本书所述，知其尚撰有《上海租界问题》、《近边建署概略》、《世界最新之宪法》、《逸塘诗存》，辑有《童蒙养正诗选》(补辑)、《广德寿重光集》，译有《前德皇威廉二世自传》、《新俄罗斯》等。

王氏性好风雅，耽诗不辍，《逸塘诗存》即收有272首，即使以事伪身入囹圄，亦“吟咏自遣，玩其意兴，亦殊无衰飒颓唐之气”(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今传是楼主人狱中诗”条)。王氏转徙多地，又喜交结，与诗侣文酒酬唱、诗筒往还，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之自己的评

鹭，于是乃有是书之作。

本诗话 1927 年起连载于《国闻周报》，1933 年由大公报社出版单行本，台湾文海出版社所出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将其影印收入，较易见。其称名源于撰者的书室“今传是楼”，而此名又因其所在地为清初昆山徐乾学藏书楼“传是楼”故址而得（详见本书第三五九条）。既名为“诗话”，所谈论的对象当然以诗为主，亦偶及与诗颇有关联的词（如第一三一条、二二八条、五七五条等）和文字游戏诗钟（如第二五三条、五六五条等）。书中所涉及的诗人，除少数古人外，其余为与王氏约略同时之人，多为王氏的师友、同窗、同僚、乡贤等（其中尤以郑孝胥、张之洞、梁鼎芬、陈衍、陈三立等占有较大份量），这些人物的诗作由王氏通过相互唱和、他人寄示、阅书摘录等方式搜集而来，——这一部分内容正是本书值得重视之所在。

大体说来，本书有如下的特点和价值：

（一）撰写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摘句方式，但所录相对较为完整，多为整首诗甚至一组诗，如第一一五条、四六五条、五三七条分别抄录宋伯鲁五律十首、卢见曾七律四首及卢文弨等三人和作十二首、樊增祥七绝十六首。征引的不厌其烦也许是撰者偷懒的笨办法，因为他自己可以因此而少说话，却给读者增加了麻烦，因为这样影响了阅读的流畅与轻快。但一枚钱币总有正反两面，这种作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因为完整的诗作毕竟比残句承载了更多的信息。

（二）王氏多次声称他撰写诗话的原则是“因诗存人”（见第一九五条、三三三条、五三二条），全书基本循此而行，为我们展开了许多不以诗名的人物和名气不大的诗人的风雅生涯，如第五八条之唐继尧、第一二四条至一二八条之徐树铮、第三四五条之李鸿章、第三五五条之袁世凯等即属前者；第九九条之三蜀人、第一八四条之李经达、第一八八条之赵氏一门、第四五三条之言氏兄弟等即属后者。虽然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格局与成绩须取决于那些著名文人的劳作，不过，倘要深入探究那一时代文学创作的氛围与全貌，仅仅着眼于著名文人当然显

得狭窄,将眼光下放到民间、大众已是现今研究的大势所趋,本书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无疑将丰富近代诗史的内容、增添相关研究的材料。

(三)本书虽是用文言文撰写的一部传统诗话,但加入了一些传统诗话中不太常见的新鲜成分。比如此前的诗话虽也偶尔涉及日本、高丽等国的诗坛状况,但由于那时交通条件的限制,这些记述仅是些只言片语。王氏曾留学日本三年,遭通缉时又逃亡日本,对日本有较深入的了解,这在书中即有所表现,如介绍日本汉诗诗人蓝由股野琢、赖襄、中土屋久泰(分别见第六八条、二〇〇条、五五四条),并“戏谓读日本诗如吃日本料理”,“自有一种清香异味”(第一九四条);另外还提到日人、自己及他人描摹日本风光的诗作(分别见第一一六条、二四九条、六条、三三五条等),甚至还转述了一则日本村庄的轶事(第五五二条)。此前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亦有类似内容,但毕竟尚不普遍。同时《今传是楼诗话》又录有欧游及访美的诗作(第一一八条、五四四条),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将英国大诗人拜伦(今通译作拜伦)比作西方温李(第六一条),拜伦可算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最受重视的外国诗人,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在当时都曾译过拜伦的诗歌,其巨大影响主要源于《哀希腊》等一类作品,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这类作品“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摩罗诗力说》),拜伦“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记》)。王氏将拜伦誉为西方温李,乃就其《吊碧伽女士墓》等“哀感顽艳”之诗而言,体现了王氏的别种审美趣尚,同样的意思苏曼殊已早就说过:“丹顿(但丁)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本事诗》)。

(四)王氏所写均为旧体诗,本书也使用文言文,但他对新名词入诗和白话诗的态度却较为通达。新名词入诗本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的一个内容,将西洋的声光电汽及文化制度等新鲜成分带入诗歌确实是一大创举,对长期画地为牢、自我禁锢的旧体诗

是剧烈的冲击,因而遭到旧派人士的抗拒。王氏对黄遵宪诗中引用新名词甚为赞赏,称其“在晚清诗格中良为变体”,“能开风气”(第四一六条),陈衍将“电灯”、“啤酒”入诗,王氏说这类新名词“果善用之,何伤诗格?”并由此进而申论云:“生今之世,万国棊通,事物繁赜,必欲求之载籍,比附有时而穷,与其泥古而失真,无宁自我而作古。”当然,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反对滥用新名词入诗,如梁启超就批评谭嗣同、夏曾佑等作“新学之诗”“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表自异”(《饮冰室诗话》),王氏也持相同的态度(以上见第五三〇条)。白话与文言各自的主张者在上世纪初曾旷日持久地激烈纷争,最后白话顺应潮流地获胜,新文学革命群体同时也以自身的创作实绩证明了用纯粹的白话进行写作的切实可行。王氏在诗话第五九条、一一一条中对白话诗表明了看法,他说“白话入诗,本无可不可”,“能为文言诗者,殆无不工为白话”,并举了陈衍的三首诗为例,称这类诗“明白如话”、“雅近香山”。原来王氏此处所言“白话”乃是指反映了汉魏至明清历代口语成分的古白话,“白话诗”即指用古白话创作的、类似于白居易诗那样明易晓畅的诗歌;新文学革命群体所标举的“白话”、“白话诗”是反映当下口语成分,——二者名同实殊,具有时代差异,王氏也指明了此点,“白话诗者,昔贤集中,时有其例”,“然非如近世号称为新文学者所标举也”。而且他又说陈衍的白话诗“又岂今之末后小生所能梦见耶?”恐是针对新文学革命群体而言。以上都表明了王氏对新白话诗的不屑与不满,即便如此,王氏的态度也比林纾等一批守旧之士来得开明,况且他的不屑与不满还反映了部分事实——早期新白话诗的成就要远远低于同时的白话散文与小说,绝大多数的新白话诗如今只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很难予人以阅读快感和审美愉悦。

(五)本书包含较多与诗作相关的本事和掌故。如张之洞的几首诗,病中绝笔诗中“君民末世自乖离”句缘于张氏与监国关于民变的争论,《新旧》、《西山》两诗感慨朝廷新旧两派之争,《读宋史》喟叹朝廷满汉之争(分别见第四〇〇条、四〇一条、四〇二条);又如文廷式诗多涉

同光之际掌故，《拟古官词》廿四首之一大概指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事，《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之一末句“收京还望李西平”乃寄望于庚子之役北上议和的李鸿章（第四七五条）。以上所举为经国大事，而对社会与个人之琐事亦娓娓道来。如京师广和居饭馆的数种名饌由来：潘炳年所制“潘鱼”、江澍昀所创“江豆腐”、陶兑香所授“陶菜”，王氏谓此类掌故可续《春明梦余录》也（第一〇二条、一〇四条）；又如郑孝胥数十年常中夜即起，屡见于郑氏日记及诗作中，对此郑氏的同乡好友陈衍有一说法：“清季国事日非，苏堪中宵即起，托词锻炼筋骨，备万一起用上阵，实就其妾宿也。”（《石语》）但从时间上来看，“就其妾宿”的说法不能成立（参张荣明《“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里的小考，文刊《万象》第三卷第八期）。新近张荣明先生广稽材料，认为郑氏夜起是刻意迎合乃至附会转世“白鹤”的种种特性，渴望成为清贵的“鹤相”（详参张荣明前揭文），此说道他人所未道，颇为新奇，然并无过硬的证据，考索亦嫌迂曲，结论恐不大可信，可备一说。《今传是楼诗话》有两条（第三〇条、三八〇条）涉及郑氏夜起事，其中引郑氏诗云：“夜起既有年，斯道良可久。……人生小天地，吐纳等难朽。……死生虽系命，操纵或在手。终时幸无疾，何必千岁寿。”其友人曹经沅和诗亦云：“海藏学道人，山立排群疑。葆此平旦气，何待餐琼糜。……却寻寂寞味，暂对神已怡，此事关气类，微君孰喻之。”郑氏自己的交代和友人的记述都说夜起是为了吐纳养气健生，作为郑氏友人的王揖唐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郑氏夜起的效果是“年届七十，神王如少壮人”，郑氏写自己夜起的诗“直可作《养生新论》读”，此外曹经沅在诗中还称郑氏夜起的更远大的目的是“枕戈欲何为，志在扫群丑”，综而言之，郑氏夜起是为了“锻炼筋骨，备万一起用上阵”，尽管陈衍说这是郑氏的“托词”，但很可能是平实可信的说法。《今传是楼诗话》中这类本事和掌故，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已采录若干。

（六）摘句与品藻相结合一直是诗话最传统也最主要的撰写方式，王氏自身本是一诗人，有良好的诗学素养，具备较独到的鉴赏力，本书

中的品藻虽存在一些师友间相互推挹过分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近代诗歌的一位实践者、参与者、评论者对许多诗人和诗作的看法。如称桐城姚永朴“诗名为文名所掩,即以诗论,亦卓然成家”,“诗虽不多,然驯雅有法度,多有为而发”(第三〇〇条),又称曾燠“提倡风雅,招邀胜流”,继王士禛、卢见曾之后“主持坛坫”,其诗“格调清新,妙有寄托”,诗句多有“未经人道过者”(第四二九条),王氏所言均较为精辟,也较为公允。综览全书,王氏品藻之语常用类比之法,如称周善培为“今之陈同甫(陈亮)、叶水心(叶适)一流人物”(第五十四条),盖就其与陈、叶二人具有相同的强烈的经国济世理想而言;称于右任诗“颇似其乡先辈屈悔翁(屈复)”,则是指二人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如海”的情怀和“调高响逸”的品格(第一一七条),屈复生于清初,诗中“大率多残山剩水之思、麦秀黍离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欲渡,令人累敬增戚而不能已已”(郑方坤《弱水诗小传》),与于右任对兵祸相仍、疮痍满目的时局的忧虑有相似之处。对异曲同工和后出转精的诗句同样用类比之法,如周寿昌诗句“沿厓路曲微藏寺,扑面山多欲入城”与张祥河诗句“风前万苇绿成海,斜日西山黄到楼”(第六六条),构思相近而又各有胜处;白居易诗句“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诗句“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郑孝胥诗句“老去诗人似残菊,经霜被酒不能红”(第三一三条),三句依次翻用旧意,而机杼自新,稍胜一筹。我们注意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梁淑安主编,中华书局,1997)等书已经征引了《今传是楼诗话》对一些诗人和诗作的评价。

(七)本书引录了大量诗作(包括断句、联语等),这些诗作或为诗人诗集所未收,或诗人原集已不传,因此本书又有一定的辑佚价值。如《张之洞全集》(苑书义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为基础扩充而得,是迄今为止收罗最为全面的张氏全集。其诗集收入第十二册,辑校者据《广雅堂诗集》、《广雅碎金》等进行了文字校勘,并增补了若干首诗和联语,使张氏诗集较

为精审完备,但辑校者在资料的广采博取方面尚有欠缺,如其对《今传是楼诗话》、《绿天香雪簃诗话》等诗话,《世载堂杂忆》、《花随人圣俞摭忆》等笔记未曾加以利用,因而失校漏辑之处较多。以《今传是楼诗话》为例,书中摘录张氏诗作甚多,凡四十九处(诗三十六首、断句十二处、联语一副),为《张之洞全集》网罗未尽者即有诗三首(《题李次星蓝笔画梅》七绝、《戊寅除夕与绳庵学士、安圃尚书对雪小饮》七律、《同治十年……为作长歌纪之》古体诗各一首,分别见第一七四条、四一二条、四九五条)、断句一处(晚营别业,修池种荷而得句“池心收拾如船藕,莫放荷藕作雨声”,见第二条,另《绿天香雪簃诗话》尚有另二句:“帘外春风闲不得,落花啼鸟互商量。”)、联语一副(书武昌督署十桂堂联:“鱼鸟亲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骚词。”见第四一三条)。

以上用较大篇幅介绍《今传是楼诗话》的诸多特点和价值,乃是扬其“善”,当然也不应隐其“恶”——如摘句过多而评鹭过少等等,需特别指出的有两点:

首先,书中袭录陈衍《石遗室诗话》之处较多。陈衍诗歌创作、诗钞编选、诗话撰录等影响巨大,成为当时诗坛的盟主。王氏自述“累诵君诗,又读《石遗诗话》,益为心折”(第一〇八条),在书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涉及陈衍的地方较多,另《石遗室诗话》里有些内容也被移录、改造、延伸到《今传是楼诗话》,如后者第四一六条所论黄遵宪的部分内容即是前者卷七、卷八中相关两条的缩写;后者第九二条与前者卷八王国维一条的话题无别,连所摘诗句都大同小异;而后者第二二四条、二二五条更像是照抄前者卷一三中的相关本事。——如此之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今传是楼诗话》自身的独到之处,并因此而降低了它的价值。

其次,谈艺时夹带些考证,以见自家的学问,这是文人的积习,王氏亦难免,但其考据常常未遑深考,甚至近乎无据。如第二九四条据《渡桑干》、《上谷旅夜》两诗认为贾岛的籍贯与史称范阳有所抵牾,《渡桑干》一诗的问题前人已注意到,清人何义门云:“此诗见《元和御览》。

集》中，作刘皂。……贾，范阳人，亦不应作‘更渡桑干’、‘却望并州是故乡’之语。”（萧穆《敬孚类稿》卷六《跋卢抱经手校〈贾阉仙集〉》引）《御览诗》作刘皂诗，题为《旅次朔方》。李嘉言先生考辨《渡桑干》并非贾岛之作（详参《长江集新校》卷九）。又第三一八条误信《鹤鹤庵诗集》为卢文弨所撰，据诗集中《赠曹雪芹诗》、《挽曹雪芹》等诗以见卢、曹二人交谊，但实际上此诗集的作者为敦诚。吴恩裕于1957年发现《鹤鹤庵杂记》抄本，并改书名中的“记”字为“诗”字，周汝昌认为如此改法不当（其著《红楼梦新证》云：“此抄本本题《杂记》，后人描‘记’作‘诗’，为《杂诗》之名，实不可为据。”）。《今传是楼诗话》所举三诗均在《杂记》之中，敦诚另有《四松堂集》和《鹤鹤庵笔麈》，其中《赠曹雪芹诗》亦见于《四松堂集》，仅数字小异；《挽曹雪芹》第二首不见于他书，第一首见于《四松堂集》稿本，但两诗除五、六两句相同外，其余差异甚大，另此诗第五、六两句又见引于《鹤鹤庵笔麈》，吴恩裕等认为《杂记》所录为初稿，《四松堂集》稿本所录为改订稿。王氏所见《鹤鹤庵诗集》当即《鹤鹤庵杂记》，他的发现要早于吴氏数十年，只是将诗集作者误属他人，故所言卢、曹二人友谊就成了无稽之谈，这或可用资治“红学”者之谈助。

本书有上述特点和价值，当然应当引起相关研究者特别是近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注意，给予相应的地位。依本人的浅见，以近代诗话而言，《今传是楼诗话》虽不及陈衍《石遗室诗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诗话》、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等重要，但可与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袁祖光《绿天香雪簪诗话》等比肩。本人翻阅了多种或详或略的近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批评史，均不曾提到（包括引用）本书，也未见专门研究本书的论文，这当然与近代文学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有关，但王氏的晚节不保而导致研究者因人废言也应是原因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为便于研究者的利用，本书实有整理的必要。本人不揣谫陋，予以整理，主要做了四项工作：

(一)校勘。本书整理体例要求不出校勘记,讹衍倒脱等处予以径改。因条件所限,未将《国闻周报》连载的诗话内容与单行本对校;书中涉及的大小诗人甚夥,其中许多人的诗集现已不易觅得,甚或不存,因此无法对书中所征引的大量诗作进行复核,只在有限的范围里作了部分的校对。现略述所作的校勘工作:异体字改为正体字,如“訓”改为“酬”、“徃”改为“往”、“厲”改为“寓”等,另对易引起意义混淆的繁简字,于繁体字予以保留,如表剩余、多余义的“餘”字;误者正之,此类极多,约有数百处,如第三三条“儒林禁酒”正为“儒林祭酒”、第九六条“庚信”正为“庾信”、第一八六条“庄生小梦”正为“庄生晓梦”等,但对与通行本有别而有其他版本依据者则予以保留,如第四八八条引李白《渡金门》(张按,当作“荆门”)诗:“仍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通行本“连”作“怜”,但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夹注称“怜”许本作“连”,即是说作“连”字有版本依据,故不改为通行的“怜”字;衍者删之,如第五七五条起首引黄庭坚词衍一“一”字,删去;倒者乙之,如第七二条一处“原散”乙为“散原”(陈三立),第二七九条“方谷虚”乙为“方虚谷”(方回);脱者补之,如第二四五条严修诗句“省事无如叠诗”据第二九九条所引当补为“叠韵诗”,第五七五条词人名“吕渭”后当补一“老”字。

(二)标点。本书原有句读和圈点,极其混乱,会给阅读带来阻碍,此次整理全部施以新式标点。

(三)编号。这数百条诗话原是王氏信笔便书、不复铨次的产物,成书单行后不分卷,各条诗话靠分段区别,并无标题,阅读、称引均甚为不便。整理者有鉴于此,将每条诗话依次编上序号(其中第三二八条与三二九条、第四〇七条与四〇八条、四六〇条与四六一条、四九七条与四九八条原书都为一条,揣摩其意,显然是将内容不同的两条混排成了一条,现均析作二条。另第五一三条原书自“文正《咏梧门司成诗龔即用苏斋题西涯图韵》四首”处析作二条,但二条内容均述翁方纲批订曹振鏞诗之事,且文气前后相接,当为一条而误分成二条,今并为一条),凡五九一条。

(四)拟题。此次整理依文意为每条诗话拟一标题,裨于读者见题即可略窥要旨。王氏对所论及的人物常名、字、谥、号不分彼此地混称,这本是旧籍中经见的作法,无可厚非。此次所拟标题为统一起见,提及的人物均称名,仅极少数除外(如第三三三条至三三六条标题中的“陆亮臣”,“亮臣”很可能是字,其名为何,尚未检得)。

另需补充说明的是,本书内容在《国闻周报》连载时署“逸塘”,单行时署“王逸塘”,前文已述王氏用过的名、字、号较多,而以“王揖唐”最为入知,故此次整理改署为“王揖唐”。

本书此前未见有整理本印行,本人囿于闻见、限于学识,整理工作定有不少疏失,尚祈读者正之。另在整理过程中,还曾间接得到过舒芜先生的指教,得以避免多处标点错误,在此谨致谢忱!

张金耀,二〇〇一年八月

【目录】

本书说明

- | | |
|----------------------|----------------------|
| 〔一〕 何振岱诗中警句 / 1 | 〔二二〕 王人文赵熙相交至深 / 14 |
| 〔二〕 何振岱咏杭州诗 / 1 | 〔二三〕 蜀中诗杰赵熙 / 14 |
| 〔三〕 龚自珍折节敬老 / 2 | 〔二四〕 中华校中诸诗友 / 15 |
| 〔四〕 周馥以诗受知 / 2 | 〔二五〕 残暑诗 / 16 |
| 〔五〕 翁同龢诗记戊戌间事 / 3 | 〔二六〕 俞樾诗隐寓近事 / 16 |
| 〔六〕 康有为咏须磨诗 / 4 | 〔二七〕 乱诗预言 / 16 |
| 〔七〕 康有为咏元祐党籍碑 / 5 | 〔二八〕 李慈铭自矜其诗 / 17 |
| 〔八〕 清友园探梅诗 / 5 | 〔二九〕 李慈铭清鲋 / 18 |
| 〔九〕 古今咏睡诗 / 6 | 〔三〇〕 郑孝胥早眠早起 / 19 |
| 〔一〇〕 袁大化咏长安旧城 / 7 | 〔三一〕 金衣诗集付女收藏 / 19 |
| 〔一一〕 宋至《寄示园丁》诗 / 7 | 〔三二〕 打茶围 / 20 |
| 〔一二〕 张丙著述白娱 / 8 | 〔三三〕 程恩泽开清代诗体变局 / 20 |
| 〔一三〕 张丙怀友人诗 / 8 | 〔三四〕 程恩泽题画诗 / 21 |
| 〔一四〕 张丙王城为文字交 / 9 | 〔三五〕 学诗宜穷经 / 21 |
| 〔一五〕 王耒诗中独到语 / 10 | 〔三六〕 周学熙隐居 / 22 |
| 〔一六〕 刘铭传诗饶有襟抱 / 10 | 〔三七〕 周学熙寝馈陆游诗 / 22 |
| 〔一七〕 刘铭传轶诗 / 11 | 〔三八〕 题帖诗句 / 22 |
| 〔一八〕 弈棋高手 / 12 | 〔三九〕 王懿荣请续修四库 / 23 |
| 〔一九〕 谭嗣同论艺诗 / 12 | 〔四〇〕 通州三先生联句诗 / 23 |
| 〔二〇〕 谭嗣同诗中佳句 / 13 | 〔四一〕 田延年诗 / 24 |
| 〔二一〕 袁世凯《戊戌大事记》 / 13 | |

- | | |
|----------------------|--------------------|
| 〔四二〕 杨庶堪吟讽自娱 / 25 | 〔六六〕 工于写景 / 38 |
| 〔四三〕 奚侗诗近陈三立 / 26 | 〔六七〕 简朝亮人品高厉 / 39 |
| 〔四四〕 诗词并见之句 / 26 | 〔六八〕 日人诗有佳句 / 40 |
| 〔四五〕 龚自珍推崇姚学塙 / 27 | 〔六九〕 元明人绝句 / 40 |
| 〔四六〕 姚学塙僦居水月庵 / 27 | 〔七〇〕 光云锦诗诣遥深 / 41 |
| 〔四七〕 咏吴伟业诗 / 28 | 〔七一〕 梁鼎芬拜陈宝箴墓 / 42 |
| 〔四八〕 林旭取径涩僻 / 28 | 〔七二〕 陈三立忆父诗 / 43 |
| 〔四九〕 善用火字 / 29 | 〔七三〕 陈三立诗境流变 / 43 |
| 〔五〇〕 海内外痛悼王国维 / 29 | 〔七四〕 许行学派 / 44 |
| 〔五一〕 陈宝琛诗误为李商隐诗 / 30 | 〔七五〕 宝廷娶船妓 / 45 |
| 〔五二〕 中州奇士秦树声 / 31 | 〔七六〕 宝廷沉酣山水 / 46 |
| 〔五三〕 秦树声诗中傲兀之气 / 31 | 〔七七〕 宝廷诗中佳句 / 46 |
| 〔五四〕 周善培诗作独到语 / 32 | 〔七八〕 宝廷古体长篇 / 47 |
| 〔五五〕 周善培游历诗 / 32 | 〔七九〕 伤寿富兄弟 / 47 |
| 〔五六〕 郑孝胥挽江标 / 33 | 〔八〇〕 姚永概酬答诗 / 48 |
| 〔五七〕 诗讽误姓 / 33 | 〔八一〕 王闿运暮年入馆阁 / 49 |
| 〔五八〕 唐继尧诗有生气 / 34 | 〔八二〕 张之洞都下诸作 / 49 |
| 〔五九〕 白话入诗 / 35 | 〔八三〕 咏物诗有言外味 / 50 |
| 〔六〇〕 欧阳修表彰好句 / 35 | 〔八四〕 张之洞人诗俱老 / 51 |
| 〔六一〕 摆伦为西方温李 / 35 | 〔八五〕 张之洞寿徐荫轩诗 / 51 |
| 〔六二〕 何震彝能作宋诗 / 36 | 〔八六〕 张之洞重九诗 / 52 |
| 〔六三〕 善用幼安故事 / 37 | 〔八七〕 张之洞题村居图诗 / 53 |
| 〔六四〕 潘存为时论所推 / 37 | 〔八八〕 张之洞山游诗 / 53 |
| 〔六五〕 咏陶然亭 / 38 | 〔八九〕 寿富遗诗 / 54 |
| | 〔九〇〕 张锡奎武人能诗 / 54 |